

瑞士与欧盟——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没有任何一种对外关系像瑞士与欧盟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地影响着巴塞尔的营商条件。这座城市与两个成员国接壤，其劳动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两个国家；其制药出口大部分销往依赖相互承认的受监管市场；其大学和研究机构则身处欧洲科学共同体之中，而瑞士已多次加入、退出又重新加入该共同体的各项计划。前面各部分已从多个角度触及这一关系：H 部分第二章论及跨境工作者和人员自由流动，H 部分第三章论及海关边界，I 部分第二章论及 Solvency II 等效认定和 1989 年的保险协定，E 部分第二章论及瑞士银行缺乏欧洲通行证，B 部分第二章则论及作为瑞士在欧洲地位象征的 Erasmus 计划。本章将这些线索汇集在一起，探讨这一关系在 2035 年可能呈现的面貌。

本章的方法与 K 部分其他各章相同。前半部分阐述当前的基线：规范这一关系的各项条约、2021 年机构框架协议失败及其后果，以及 2024 年至 2026 年间谈判达成、截至 2026 年秋季仍在批准过程中的新一揽子协议。后半部分转向驱动因素和不确定性，提出 2035 年的四种情景，并列出了值得关注的路标以及对银行、制药企业、跨境工作者和顾问的影响。这些情景是笔者的分析性构建。它们并不预测任何议会决定或全民公投的结果，这些结果取决于瑞士选民及其各州。¹

1 注释

1. 关于本部分所采用的情景方法，参见 Pierre Wack, “Scenarios: Uncharted Waters Ahea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3 (1985), no. 5, 第 73–89 页；Peter Schwartz, The Art of the Long View, New York 1991；Kees van der Heijden, Scenarios: The Art of Strategic Conversation, Chichester 1996。参见 K 部分引言。

2 结论

瑞士与欧盟的关系，从 1972 年的自由贸易协定出发，经历了 1992 年否决加入欧洲经济区（EEA）——巴塞尔并不认同这一结果——到 1999 年和 2004 年的双边协定、2021 年框架协议的失败，再到 2024 年 12 月在政治上达成、2026 年 3 月签署的一揽子协议。在撰写本章之时，该一揽子协议正提交议会审议，其批准是否除需获得人民多数外还需获得州多数，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2026 年 6 月“不要千万人口瑞士”倡议被否决，消除了对人员自由流动的直接威胁，但并未终结有关移民的辩论。金融服务仍不在一揽子协议范围之内，而无论该协议命运如何，自 2027 年起适用的 CRD 第 21c 条都将压缩从巴塞尔向邻国开展跨境银行业务的空间。

从“锚定的伙伴关系”到“缓慢侵蚀”、“断头台”再到“可变几何”，这四种情景表明，巴塞尔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伯尔尼、布鲁塞尔以及投票箱前作出的决定。这座因开放而被伊拉斯谟选中的城市，曾一再在投票中选择开放。它对与邻国保持稳定关系的利益，在其劳动力市场、产业和大学中显而易见。无论结果如何，2035年的金融中心还将受到一股跨越一切边界的力量塑造：人工智能，它可能改变金融服务的提供、翻译和监管方式。本部分的下一章也是最后一章将转向这一主题。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switzerland-and-the-european-union-overview-and-summary